

新論

上

新論

第一二二七號
昭和年月一日冊
滋賀縣立農所中學校

1362
vol 1

正志會澤先生著

新論全二冊

江戸書林 玉山堂藏梓

新論

謹按 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脰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跋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

天地之中、渾然無方隅也、然

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其股脰、故奔船走舸、莫遠而不能至也、而至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懶、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是其理宜自墮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

者亦其勢之所不得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澗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算、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遑自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船也、非為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

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己、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觀視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

畏服方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
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
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
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
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
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
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
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
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
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

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
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
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
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
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
即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盥薦
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
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
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
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

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

天祖在天照臨下

土、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

天祖、祭政維一、所

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

天祖者、尊

祖臨民既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必然也、

故列聖之中大孝也、秩

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

誠敬者、礼制大備、而其報本尊

祖之義、至大嘗而

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

天神也、古者專稱

天祖、該羣神則

天神

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為可以生活

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為萬

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

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

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

新穀、以殷薦之

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福

自餘為黑白酒其飯則臨祭春而炊之

自餘為黑白酒其飯則臨祭春而炊之

宜卜部臨田拔穗以為供卹飯

嘗殿奉粢盛而薦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

其本其幣則繒服荒服太玉事於

亦使其裔孫俱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齊部蓋

進荒妙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

皆所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

天皇徒跣不警

蹕、敬之至也、日蔭鬢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

天祖

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

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

臣奏

天神之壽詞齊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

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

天祖也

兒屋太玉等天祖使

五部神侍

神武帝

皇孫建神籬以護衛

兒屋猶天上帝

之儀

天富奉鏡劍

陳幣帛而歷世所遵奉莫非是儀

玉孫天富奉鏡劍

崇神帝

天祖於笠縫以下石凝姥嘗事

也及

天祖而鑄鏡日一箇

為中作金者故命齋部率三氏之後

摸造鏡劍以奉安殿內即踐祚日

齊部所奉之物是也

其永存舊物不

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

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

太玉

統領日

鷙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世之舊

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予盾諸物大嘗之

異於

天祖傳祚之日

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

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軋管蓋之類亦莫非其職也夫以

天祖之遺體而膺

天祖之事

肅然優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平如

在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天孫亦猶視

神明之胄其先世事

天祖

天孫有功德於民

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

者各統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已貴之後為國造縣主等

世祭大已貴恩兼之後為秩父國造而世祭恩兼之類

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

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

氏子蓋亦其遺俗也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

新倫

卷之上

五

玉山堂

堂

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夫舊職
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日驚之後為栗國齋部之類上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職於祭祀之日也

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

皇祖

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化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知敬

天祖奉

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

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

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夫愚婦不能無悚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民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氣壯故億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則人所以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易曰觀鹽而不薦有孚惠心而着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觀於下交相觀也學記云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撓万物去來無方莫凝而不散莫密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

物不貳、故四時不惑、不貳者孚也、不惑亦孚也、為有孚
顯若之象、覆幬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入、而下順之者、
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
神相感、在盤未薦之間、最為至、天下之誠、莫以尚焉、故
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
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
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意亦
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為大、其意亦
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為人、其體即父祖之遺、其
氣即天地之精、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德、體物
不遺、洋洋如在左右、人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
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
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
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
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至
孝敬之心、達於上下、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
其先、惻然悚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己、故曾子曰、
民必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師
民必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師

間皆以天之曆數為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
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急弃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
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迓續乃
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曰天弃我、武王伐紂
陳洪範則曰、天陰驚下民、問公自禱則曰、有不子責于
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
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方則
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棐
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顓俊尊
上帝顧命則曰、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
上帝集命、尚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
則類禋望徧、巡狩則紫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
祖考來格治玉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諫糾則曰、天胤典祀、謂祭無益
神誥康叔則曰、犧竊神祇之犧牲、伐封則曰、謂祭無益
曰、昏弃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
神誥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用牲于郊社、稱殷礼
曰、殷礼宗禋薰于文武、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典神天
顧命

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慎祀者。如是也，故論語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曆數、湯伐桀、則曰：「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慎祀也。」故禮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情亦甚相似，故設教之意甚相似，亦如此也。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天胤故舉一世皆知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

嘗有一人敢棄頤。神噐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篡其主位。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夫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暨，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槩而論之，其大端有二。曰：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舉廢，二端者得不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而民

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大祖神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悉維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朝廷、天下大治孟子曰、諸侯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統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統也、二官經紀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禮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称者、其旨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及歷世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鎮撫遐陬、拮据經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天子

之 地、人皆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習安無事、廟堂無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置私田畜私民、上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儲閨輔政、革除舊弊、而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 朝廷、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己有、所在驅良民以為

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槩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

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悉為雜染之流使、

天胤不絕如綫、而

天下無之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皇子不宜為縚徒、熊
澤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
瓜瓞蕃衍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算、
數、消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
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
天胤之不億可有以處之、二子所論極是矣、且古制皇
子為親王、親王子孫為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為庶臣、
則亦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詳、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
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

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傑並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統土地人民於一、以翼戴帝室、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內一塗、皆仰天朝之仁、而服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凶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

虞、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土地人民、何以統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

下有封建之勢者、固太祖之所以制治也。東照宮以忠孝立基者、天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心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

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說之害、昔者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緝收民心者、專出於一、固有成規焉。而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大祖奉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畤祭

天祖天神、以申大孝、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朝廷如

天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以惇矣。至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書言堯舜周孔之道、其國隣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於天命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天祖之彝訓大同。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則曰事帝祀先是也、亦與神聖立教之意合矣。

若能因而益修明、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覡之

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及他所

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

祖宗之秩祀典、所

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遂為巫覡之流、至後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歧焉、佛法之入

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

奉之、與皇子廄戶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為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

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廷議無非所以

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為胡神之分支、未屬變

神明之邦、以為身毒之國、駢中

原之赤子、以為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
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
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
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
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灾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鬭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称用黨擾亂徒衆作音樂博戲者服用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汲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夫聖賢

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術博者、如舐毫鬪詞、以釣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徇勢、亂名遺義、視天朝如寓公、上傷列聖之化、下害

幕府之義、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

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微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為境內奇衰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邪穌之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憚也、及其益猖桀、既傾覆呂宋瓜哇、遂朶頤、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

奇衰民而止哉、幸而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頤之徒、不得易種、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神聖之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內之奇衰猶尚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內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又有一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解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之說、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其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

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於
狗羈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其所以
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今夷虜包藏
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說之害稔於內、百端無窮如此。
養夷狄於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淫用、人有比德、舉而
大觀之、果為中國耶、明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
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不可以為人、國而無體、
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
乘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
而天下既為夷虜之有、所謂富强者、既非我有、而適足

以借賊兵、齊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以資
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
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
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
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
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至尊則儼然、天祖之
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天祖所愛養之裔孫
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
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正
君臣之義、敷父子之親、橐籥萬民、以為一心、豈甚難為

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
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說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
化、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為之時。保四海者、天人之
大道、其文可變、其義不可易。則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
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
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顧所以處之之
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戎可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

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一、故號曰細戈千足
之國。天祖授中州於天孫、使押日帥來目兵從行。

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

崇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豐城命治東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仁

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

履仲

安康而後漸

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中宗

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然當時事東畧、大攘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今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蓋古後方羊蹄地、嘗聞此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至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易依阻以爲變、故禁其性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遂以征肅慎、其事則雖在齊明天皇世、而蓋宗在儲宮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桓武、嵯峨朝、遂平陸奥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也、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天祖之所以貽孫謀、而天孫之所以繼述天祖也、故祭天祖也、故祭皇太

神祝詞有稱

神明之所昭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被四表、而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然事逐時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来自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軍團、再變為募兵、於是乎兵皆世家、號為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亦隨而變、此其大畧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礼祭神祇、是

雖天子不敢以自專、而必受命於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入中國而民志遂分、其敬戴

天神也

不專、而其

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賴朝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而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為一也、苟能因而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戢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

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統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內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可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為強、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拔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豈臣氏患天下之太強、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

日養強於其國、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強本、而弱末
令武士各聚處都城、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邑、俾庶
民耳不聞金鼓、自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
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
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
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東照
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
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
皆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
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

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
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超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莫不備、
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
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禮義、故富而無教、
則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資、貧與弱相依、貧
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
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耻、國無廉耻、則天下無生氣、
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
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
劇、種樹挿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爲私鬪

之用、學弓鏡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胄槍槊以爲觀美、衣糧器械不辨、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爲何物、武夫以筋力爲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爲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鮮、身體豐滿、手足軟弱、可以周旋筵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

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騎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爲兵、而其爲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于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爲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養生息、爲日已久、戶口倍於

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色棄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趨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狃侈惰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既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

畏戰則雖暨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

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士衆、必倣倣、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舊

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着、其見雖卓、

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乘濶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强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强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

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衄、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不断、古人曰、断而行之、鬼神避之、况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東照宮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吞併、逼出並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濱松、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

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東照宮之興也、濱松之強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濱松、而鳴於殊方絕域、則亦足以奉中東照宮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立政明教、兵心受命於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觀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天

祖之貽謀、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焉

國體下

天祖不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天祖仁澤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神州位東方、向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為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為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飲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天子受嘉穀於

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穗於

天神其說粗見上篇

皇孫、皇孫用

以饗於

天神其說粗見上篇

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天神所頒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

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備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

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途甚狹、及朝廷漸尚奢靡、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稅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所以鎮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為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不多養卒、故雇閒民於市井、以

充駕從供工役間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用坐飽梁肉其為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万通計僧尼及奴隸不知其幾百万唐傳夷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都及東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奴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十五万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為夥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大廈崇臺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間民及僧徒以自衣食者亦為不尠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不知其幾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鑿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

餅餚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運都會四方運輸火災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茶蕷若紅茜蕉梨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豐穰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

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惰亦舉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下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宵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

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

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西夷亦謂自西洋亞墨利加者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戎狄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為累、今在中國、又未之知、可乎 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

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歲買奴隸、俚語所謂年季者是也 奴隸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貨財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帝王之所甚重、雖天子之尊、必報祭

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糴糴之權一委之賈暨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

其所食之粟即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嗇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弃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投卑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

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棄之海外

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万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五十万石今大坂終歲所糴糴大率不過二百万石初大坂商賈記其所糴糴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庚子所載者三四十万石多者亦不過百萬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其他都會之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糴歲減二百五十万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鬻而其用可給鬻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

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內自有其所、何必棄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也。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變、

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中國及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京師以東二十五度地、或稱曰亞細亞亞弗利加歐羅巴者、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內之公名、且非天朝所命之名、故今不言一則海東諸國是也。東起京師以東五十五度之地、或稱曰南亞墨利加北亞墨利加者、亦西夷之所名也而其中各分區域、自相保聚者、即所謂方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戎狄、若禽獸之社群、不足以論其沿革也。中國舊建國造縣主、各守土疆、中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據、治而又成封建之勢矣。而如虞夏商周之為國、亦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沿革、虞夏商周治統於一、如

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者其所稱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獮狁之禍、虞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西洋諸蕃絕海万里而相併吞、則亦宋元之所未嘗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高城深池、非古之威駆利誘廢至鳥散者、各雄畱畱邏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駆利誘廢至鳥散者、各雄據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內歸一教、非復逐水艸轉移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立、

交為戰國是以除 中國及滿清之外、自號稱至尊者、曰莫卧兒、曰百兒西、曰度爾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宇內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說、以上七國、而其他如亞、昆、心、域、馬、邏、古、暹羅及爪哇之羣、答郎等、亦稱帝國、然亞、昆、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特以四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黑人愚陋之俗、一則衰亂削弱、而暹羅則其國雖富而兵力劣弱、瑪答郎則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學家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謂帝者、持假漢字以示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襲也、隼人也、蝦夷、蝦狄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慎、勃海諸國也、

其為寇賊者、女真蒙古、女真既破契丹、將侵宋、寃仁中、冠筑紫、世稱為力伊賊、後二百

餘年、蒙古強盛、稱雄西北、將併宋、亦寇流紫、是其為寇害者、皆在彼圖南之時也。而阻狂瀾怒

濤卒不能為深患、當是之時、神州四面皆海、號為天險、今西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飈、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備、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執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田教以強其兵、廣其地者、莫卧兒度爾格也、而度爾最張、然未嘗一窺、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邏馬法、佛郎察伊斯把雪際亞諳厄利其尤者、而熟馬為之祖、然熟馬既衰弱、諸蕃特以

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熱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神州之東北、每與度爾爭雄、然猶僻

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兒亞與鄂羅合、則度爾斷其左臂、鄂羅素彌宣、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爾不得與莫卧兒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噃四方、假繼絕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焰所燭、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內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

者西羨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羨胡之勢其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強盛未易間故顧而涎於神州彼其勢欲得志於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閩浙如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罷擊清之東南乘釁而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甲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支虜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卧兒提百兒而殞度爾如拉祜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先事西方西方有釁則與百兒圖度爾若能克之則南襲莫卧兒與滿清爭準噶爾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克

清則將連艦以逼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一定能有濟則臣宇內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窺伺神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忌於狂瀾怒濤既挫度爾於陸戰收諸島於海外方與神州為隣由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蒙古之比也可知而已保疆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形勢之變而求所以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內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絕相似者焉鄂羅度爾土廣兵強接壤爭雄者秦楚之勢也滿清富強在東方者

齊也、莫卧兒及百兒亞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熟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譖厄利諸國相伯仲、大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熟馬自西洋諸蕃視之、則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宇內而太觀之、則非有宗周之尊、故云爾而神州在滿清東猶燕之蔽於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譖厄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譖厄利所奉與伊斯把等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至其假法教以逞、吞併、則一矣則其動與相合、必然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之勢、日就侵削、則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城。

隣敵築境、日將福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擯者、莫若鄂羅、而若度爾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為犄角、則其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爾勦力、同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染於四面邏馬之法者、則神州之外、獨有滿清、如朝鮮、安南等諸本、不足數、故不論也是以與神州相為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畧如此焉、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禮樂刑政莫不脩備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以逞伎倆者獨有一耶蘿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辭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曉倫理時行小惠以市仁聞目誇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

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簾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為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鬪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銜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強梁乃始覬覦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爾杜瓦波爾杜瓦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蠶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

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滻中州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曉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創胡寺其臣利部正則諫不聽蓋欲用以傾隣國如遣邪徒離間荒木君臣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檀家奉財物以布施僧侶未聞僧奉於檀家也且其初來以貿易為名今不為奴利而賑恤是務必將領人國家正則之言果驗矣至豐臣氏駐胡僧及愚民汙夷教者盡出諸海外東照宮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譜厄利諸蕃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東照宮嘗遣西宗真者於西洋三年而還台德公亦遣楫斐某至西洋七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蓋由此而得審識異言云所以痛禁絕之也大猷公亦嘗遣譯官往天竺視精舍疑亦有深意也寬永初下令鑄胡神像使愚民悔過歸

正者足踏之外夷亦自度不得脫望長崎股票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為言西湖志臺灣志等國家之所載大約如此興隆天亦保佑之故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燼不得再燃實由此也當是時也西夷之唱妖教甚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入入輒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成事於書實寬永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開教被其兩殺故云今按此似指那勿蠟波羅泥而那勿蠟王泥王姪就戮則已卯年事後於戊寅一年疑有一誤又按島原賊伏誅亦在戊寅年是亦足寒虜膽而明人所言不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外平已久、海內無事、而夷復窺

中國、諳厄利重乞

通商

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畧云、諳厄利往年通市舶、至元和中、自罷其通舶者、蓋有深知時勢者也、及世

移時改而又欲有所徼幸、以延宝贵

通商不許、今詳其語意、亦似非泛言者也

復乞而邏馬亦

遣僧潛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近時、則鄂

羅殊張誘蝦夷以邪教、蠶食諸島、遂伺內地、而諳厄利

亦頻來、潛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覲覩

中國者、豈

獨波爾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戰國、同奉一神、見

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則各保疆場、固是其

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平、西荒乃東、权止百里、潛

入黑龍江、而滿清尚強、未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難者、是秦司馬錯取蜀之策也、及其喪師於控噶爾

控噶爾未詳、其為何國、疑熱馬之別名、余別有說、今不贅、當時熱馬

不甚强大、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旁諸國與共助之、同擴鄂羅、而清人傳聞以為强大國也、講和既成、而益事東略、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

中國

於是乎益甚

元文、中鄂羅舶抵陸、與安房、然是後亦屢來、以明和七年與控噶爾和、明年鄂羅

畔韓者經

中國東南、測海深、造東洋圖、遣書荷蘭商

夷、言其將、收蝦夷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獵虎島、

噃以物、遂役屬之、取失母失利島、尋潛入、訥加麻唱夷

議興、其初也出沒洋中、以測吾地形、閱吾動靜、而又誘

吾人民、尋而厚禮以乞通商、及黠計不行、乃劫蝦夷焚

矣、

所

命

卷之上

三

王山堂

吾官府掠吾戎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闖伺有漸、而其請求、或自飾以礼、或哧以兵、百方兼施、其術莫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之肉而不粒、猶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稻米於彼何歟也、虜非無所用稻米、然其用之不過以為餉餅而已且使彼欲稻乎、則其國中及他屬國與其與國產稻之地、亦為不妙矣、而何必至懇請如此之甚也、諸國、及印度而近時大抵為西夷所併有其不乏稻米也明矣且彼欲因互市以窺間以售妖教、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

於增兵衆以圖東方、勢為甚便、則一舉而兩利存焉、以故浸淫漸漬、日甚一日、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而一旦絕聲息、間無形迹、於是諳厄利突然而來擾長崎、闖入浦賀、常往來渟泊洋中、夫鄂羅之懷禍心、百方窺伺、殆將百年、而颺去電滅、不見影響、諳厄利者先是其來甚踈、而忽與鄂羅相代、偪人之側、搜人之懷、不亦甚可怪乎、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則將安知非鄂羅內自潛伏、誘諳厄利為先驅、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

諳厄利所拯薩摩氏為鄂羅所拯、洋中相遇、諳厄利託鄂羅同護送之、唐太月多賴戌卒、嘗為鄂羅所捕、押利送至東薩加訊鞠、時諳厄利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丁卯之虜變、適有撲斯動商船、至長崎乞薪水、撲斯動

新

譜

卷之上

三

王山堂

者海東新譜厄利地而其府所在也鄂羅據東北邊而新譜厄利窺西邊其機深矣昔諸葛亮將

朝野震動今虜亦將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

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兵出而我未之察也嚮者幕府嘗喻鄂羅以國法曰番舶近邊當摧之海上今譜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駁雖其登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譜厄利者亦徜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民媚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闇愈多而接濟不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為漁為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

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或漁莫非以為屯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其近旁海中捕鯨之處亦多而何必遙遙度絕險而捕之東洋也海上狼德等處與譜厄利隔一水耳而其上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為船制可以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船商舶果不為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住往來我海上其針路之難易港舉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獲由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拔玖種子等島盤踞以為巢窟則其於圖中國勢甚為便是亦一舉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徼

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商海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充國制氐羌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弃神州廟堂之議幸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流而蹈像之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國法喻鄂羅者終不為飾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宣矣英略雄斷所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而庸俗之論猶未曉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畏之以威則忿恚生變甚矣執頑守迷者雖曉以幕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喻乎夫虜之假妖教以顛滅諸國

其欲吞宇內而盡之為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恩一威之故倣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使人恆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惰失守二者逼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為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為所誤而不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虞也而庸俗又謂自昔神州之兵精銳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夫神州士勇兵銳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汗隆時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舉

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一旦臨事、虛實之變、竒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銳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冠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聳元、以致敗衄、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畧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槩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銳、不為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絕海遠來、其兵不得甚衆、自試蠻臂、不足以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為吾勢、法

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邊姦民、闖出為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為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歲、及其就戮、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蹙朱明之命脈、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虜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万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寔與、我之衆亦惡可恃也、明人言西蕃機必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吞已有三十餘年、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蠶愚、而不可固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蠶愚甚衆、而

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詐誤陷戮者二十八萬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爲所詐誤如往日、而或有巨姦大慾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爲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焰之熾誰得而遽擣滅之、而一二君子、端拱於橫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固君子亦惡可特也。庸俗又謂今日耶穌之禁嚴甚、民不得詎誤、其自衒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聘伎俩、以至于今日者、實幕府厲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

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蠹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爲術、豈必膠柱刺舷以踐往日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橫行村里、夜聚曉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施蓮花往生等徒前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涵祠或假佛說以相用比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富士講黃亦其聚黨蓋既至七万人大云亦皆因其畏鬼而相聚結者也。万一使虜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以蠹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足而民心暗移、默

傾則亦惡可獨恃成法而不之慮也夫小智曲慮齷齪
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自知自
古庸俗之徒長舌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子曰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中國者前後
接武各國遞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事尊奉者則同
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闖中原三百年而不變而中國
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或出雄斷或出姑息
是其闖間者始終一意而應之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
闖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間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
論一定無可乘之間在審虜情哉在審虜情哉卷上終

